

義俠驚奇錄

董 蔭 狐 著



董蔭狐著

武俠
小說

義俠驚奇錄

中集

流雲出版社印行

武俠小說

義俠驚奇錄

集中目次

第五回

當場獻藝巧服碧眼崑崙
狹路逢讎智賺金面太歲

第六回

大展神通強梁俯首
小施遊戲豪傑驚心

第七回

公子愛嬌娘不惜千金賭采
兇僧刳孕婦翻成一命歸陰

武俠小說

義俠驚奇錄中集

董蔭狐著

第五回 當場獻藝巧服碧眼崑崙 狹路逢讎智賺金面太歲

話說張鄉紳對三人言講，說是有區區之物奉獻，打算藉此略表微忱。朱伯祥便問他，要贈的却是何物。張鄉紳道：長途跋涉，這代步却是不可少的。我見三位壯士，僅有兩匹馬，未免諸多不便，所以昨天晚上，我便託店中之人，代為尋覓，總算我一點虔心，趕得機緣恰巧，今天早晨，便已買妥了。那馬雖然稱不得神駿，所幸尙不驚駭，惟求推情笑納，也算是賞我一個臉面。三個人聽到這裏，不由得彼此相視，全都笑了。張鄉紳便問道：不知三位壯士，因何發笑？朱伯祥看着張鄉紳，把手一拍道：老先生，你這一份禮物，真算是送着了。告訴你說罷，我們這裏，正在商量着要買馬呢，誰知你的心眼兒更快，竟把這件事情，辦在我們的頭裏，怪不得你讀書作官，果然辦出事來，都能正在筋節兒上。張鄉紳一聽，不由得也笑了，便道：如此說來，我這件事情，辦的還算得法，三位當然可以賞收了，並且還一說，我受了救命之恩，無可報答，如今獻上這匹馬，與諸位乘坐，只當就是我，聊効犬馬之勞罷。劉錦高一鳴聽了，趕忙說道：這太言重了，叫我們如何敢當？當下張鄉紳，便喚當差的，叫把那匹馬，牽了過來。三人看時，果然十分好樣式，大有古人所說，竹批兩耳，風入四蹄之概。高一鳴走上前去，按了一按腰節骨，那馬動也不動，不禁誇了一聲好馬。三人便對張鄉紳，一齊拱手致謝，便叫當差的，仍然牽到槽上去。大家又回到屋中落座，三人便問張鄉紳：今日是否同行？張鄉紳見問到這裏，不禁嘆了一口

氣道，不瞞三位說，昨天遇了那番大險，幸蒙解救，保得殘喘，這真是上蒼默佑，才能邂逅福星，但是拙荆跟小女，禁不起驚嚇，到得店裏就病了，現時正在延醫調治，如何能夠起程呢，只好等將來，到了京師，再行登門叩謝，三人聽了，少不得要安慰幾句，張鄉紳便起身辭去，以後三人從此上路，中途無話，一直來到京師，朱伯祥因為有事待辦，便先告辭分手，劉錦高一鳴，當即縱馬加鞭，來到鎮遠鏢局的門前，拋鞭離鞍，下了坐騎，局子裏的夥計，見高一鳴，走了一年來的工夫，此時忽然跟劉錦，結伴回來，不免又是歡喜，又是詫異，便忙着上前接過馬匹，向二人含笑問好，二人也應酬了幾句，叫把行李東西，妥為安置，夥計答應着，自去辦理，二人便來到後院，一直撲奔上房，不想還不會上得台塔，早聽見屋內一陣哈哈大笑道，這是那一陣風兒，會把高賢弟，給吹回來了，怪不得今天早晨，有個喜鵲，喳喳吱吱的，在樹上叫了半天呢，敢自是一團喜氣，彼此行禮問好，一同來到屋內，只見還坐着兩個人呢，見他們進來，便都起立相迎，原來這兩個並非別人，是金面太歲王隆，帶着白英，來訪秦世雄，閑坐說話的，再說白建侯，同着王隆苗成，開設三友鏢局之事，劉錦在半路途中，早對高一鳴已經說過的，此時便給兩邊引見，彼此行過了禮，這才一齊落座，秦世雄便對高一鳴說道，賢弟，咱們的交情，自信說算靠得住，你去了這一年的工夫，必然學了些驚天動地的本領，不瞞你說，實在叫人看着有點兒眼熱，我也不敢指望着你，傾囊盡贈，只等將來高興的時候，你傳授三手五手兒，也算不枉咱們，相好一場，但不知這件事情，能否辦得到，高一鳴聽他這樣說，笑了一笑，沒有言說，劉錦便道，你別癡心妄想了，我跟高賢弟，走了一路，他到底學了些甚麼能為，直到現在，我還是不得底細，你剛一見面，就想叫他傳給你三手五手的，豈不把事情，看得太容易了麼，秦世雄道，如此說來，我是應了那句俗語，老和尚看過嫁粧的，這一

輩子，可也沒有指望啦，衆人聽了，不禁哈哈大笑，此時夥計過來，請劉錦高一鳴，前去淨面，出去了一會，換了衣服走來。王隆便向高一鳴，動問跟劉錦，是怎樣的會到一處，高一鳴見問，便叙說搭救張鄉紳，殺退了丁家四虎之事，那時劉錦，却向白英笑道，賢弟，你還記得那位飛道人，道號叫作靈一子的麼，我這一次到陝西去，竟自跟他相逢會面了，白英一聽，十分詫異，便道，這話可曾當真，劉錦道，怎麼不當真，我是幸虧遇見了這位飛師，才脫了一場大難呢，說到這裏，便滔滔滾滾的，講述以前之事，這時可把秦世雄，給忙壞了，因爲兩邊，全都說得有聲有色，不知是聽誰的好，幸而高一鳴的話，並不甚多，片刻便講完了，大家便都專心致志，去聽劉錦的，好容易方得說完了一個大概，王隆跟白英，都覺得是聞所未聞，十分驚嘆，那時秦世雄，對高一鳴說道，你們的話，都說完了，我也有一件事情，要來告訴你，近來日子不多，有兩個人，到咱們局子裏，找過你兩三次了，我對他們說，你自去年春天，有事出外，直到現在，還不會回來，他們聽了，似乎不肯相信，以爲這是瞞哄於他，我看破了那種意思，便道，這個局子，是我們三個人開的，二位要是有甚麼要緊的事情，只管對我說明，也是一樣，他們却說，找你是爲個人的事情，並不與局子裏相干，我就問他們，所爲何事，他們却又不肯說，那種吞吞吐吐的情形，實在叫人看着，有點討厭，我也不知道，你是幾時交了這麼兩個朋友，高一鳴聽了，便問這兩個人的姓名，秦世雄道，他們一個姓焦，一個姓杜，名字我却並沒問，高一鳴聽罷，皺着眉頭，着了沉吟，像是想不起是誰，便問二人的年歲容貌，秦世雄道，他們兩個，都像練武之人，這是從神氣舉止上，可以看得出來的，姓焦的，約在二十多歲，姓杜的，也就在三十來歲，他說到這裏，忽然大笑道，我想起來了，那個姓杜的是帶着一種特別的記號，在尋常人裏，可以說是輕易沒有的，他要是你的朋友，管保我一說出來，你就立時恍然

大悟了，高一鳴聽得這樣說，便忙問是甚麼特別的記號，秦世雄道：他那兩個眼珠兒，是綠色的，不管別人，我可就從來沒有見過，你想，這可不是一種異稟麼？並且他很帶些英風豪氣，像是一條好漢，比着那個姓焦的，強得多了，高一鳴聽完以後，不禁笑道：你不說這個特別的記號還好，說了出來，疑障倒更深了一層，因為我可以斷定，從來就沒有這麼一位綠眼珠兒的朋友，秦世雄道：那可怪了，既然彼此並不識，何以指名前來訪你呢？高一鳴搖頭道：那個我可就不知道了，王隆便道：我看這件事情，並不為怪，天下慕名相訪的，多着呢，何必以先就要認識？劉錦道：這話說的很是，大約高賢弟此次拜師學藝之後，是要享受大名的，所以他剛一回來，便早就有人，屢次登門拜謁，要據這個情景，再過上些個日子，還不怕咱們局子裏，高朋滿座，盛友如雲麼？就是咱們作朋友的，面上也增些光輝，秦世雄道：豈但如此，我看從今以後，咱們對於高賢弟，也要刮目相待的，誰叫人家，不辭辛苦，又拜了明師呢？將來咱們局子裏，就要仰仗着他，作一個擎天玉柱，架海金樑了，王隆跟白英，聽得這樣說，全都微微發笑，不贊一辭，這是因為二人，見劉錦、秦世雄，如此鋪張揚厲，究竟高一鳴，去了這一年，是否學成了甚麼驚人的藝業，事屬不得而知，所以心裏頭，都難免有些信不及，還以為他們是自己朋友，故意要阿其所好呢？當下幾個人，又說了一回，便留王隆、白英，在此用過飯，方才告辭而去，次日劉錦，到三友鏢局，去看望白建侯，高一鳴也一同去了，彼此晤面之下，少不得都要有幾句客氣話，跟千里駒苗成，也見過了，那白建侯，雖是個老輩的英雄，這回跟高一鳴，初次相見，相待却很為隆重。第二天便備了一桌盛席，給高一鳴接風，劉錦、秦世雄自然也在邀請之列，隔了兩日，鎮遠鏢局還席，請白氏父子，跟金面太歲王隆，千里駒苗成，還有小霸王朱伯祥，此外並無他人，那日本訂的是晚席，但是剛過晌午，客已經全都到了，因為

天氣喧熱，大家便在院內天棚底下坐着，彼此正當高談闊論，忽然有夥計走上前來，對高一鳴說道：外邊有兩個人，要拜會高爺，秦世雄一聽，便忙問道：可就是前些日子，來過好幾次的那兩個人麼？夥計道：正是他們二人。秦世雄笑道：這好了，多少日子的疑團，眼前就可以打破咧。高一鳴便對夥計說道：你到外邊，請他們進來，只說我現在陪着客，不得親身相迎。夥計答應了出去，大家都有些猜疑，不免說說講講，但是在等着的工夫，那兩個人已經從外面走進來了，就中單說高一鳴，當時眼光到處，不由得心中一動，並且還有一點怒氣，不禁勃然而生，便知道他們來到這裏，是沒有懷着好意的。原來這兩個人中，高一鳴却認得一個，就是從先在李家莊上，比武結親，那個從中作祟的焦海，他因為對於玉鳳姑娘，懷着非望，後來見李家二位老英雄，將姑娘許配了一鳴，他因此遷怒，便在半路途中劫殺，被一鳴踢了一個跟頭，用脚踏住，原是要把他殺了，後來一想，其中有許多的不便，這才從寬釋放，事隔一年有餘，難免有些忘懷了，所以秦世雄說來訪二人之中，有個姓焦的，並不會想到他的身上。此刻一經見面，便把以前之事，重新提起，請想高一鳴還有個不動怒的麼？要按常理說，這樣惡客臨門，那裏還有個起身招待之理，但是一鳴的眼光，同時也就看到那個姓杜的面上，只見他年紀約在三十來歲，氣概不凡，精神飽滿，很像是個豪傑的樣子，兩個眼珠兒果然是綠色的，炯炯放光，確是一種異稟，高一鳴見了，不禁又心中一動，道：要看此人的外表，很是透着英偉，並不像個下流無賴之人，或者是受了焦海的蠱惑，不曉得內幕的情形，以致為他人利用，也說不定。彼此會面之初，還是以禮相待，倘若失了交際的常態，叫他看着粗暴，豈不把焦海背地裏誹謗的言語，反倒給坐實了麼？想到這裏，倒把以前的那股火氣，壓下去了，當即離座起身，迎上前去。這時他們二人，已是相臨切近，一鳴只當不會看見焦

海，眼望着姓杜的，一拱手，那人也頂禮相還，彼此尚未及交談，焦海早搶着對那姓杜的說道，這一位便是我，以前對你說過，那個姓高的，又向一鳴說道，這位是我的朋友，名叫杜雲，有一個綽號兒，人稱碧眼崑崙。一鳴便道，咱們有話，到那邊去談罷，說着，便領二人，到另外一張桌子上落座，隨即有人獻上茶來，且說劉錦秦世雄，還有請來的那幾位，全是眼巴巴地，看着一鳴招待朋友，想情見面以後，必然要給大家，互相介紹一番，及至會面的一幕，隨然揭開，大家全都怔了，因為那種情形，太已的透着奇怪，來的兩個人，並不像是殷勤拜訪，一鳴的神氣，也不表示歡迎，並且那個姓焦的，從中給兩邊人中間，畫着一道界限，彼此皆有敵視之意，足見今天這一局，定非尋常造訪，必然含有其他的意味了，大家既然見到這裏，便都提神注目，肅靜無譁，要看起來，這樣的交涉，再說一鳴，同着二人落座以後，焦海便先開口道，我今天邀着朋友，來到這裏，當然是要舊事重提，雖不把話說明，想來你心中，也自有一番覺察，當時一鳴聽到此處，沒有容他把話說完，便發了一陣冷笑，道，不瞞你說，今天你居然來到這裏，跟我會面，此事實屬出我意料之外，我本想着，咱們兩個人，既然有從先那麼一重痕跡，今生今世，是很不易會面的了，滿讓機緣巧合，彼此無心遇到一處，其中有一個人，似乎是應該自己避面的，倘說尋上門來，覩顏相見，我真不信，天底下會有這樣的事情，焦海一聽這套鋒鏑四射的話，簡直是把他，給挖苦透了，不由得又羞又惱，又氣又恨，登時有些紫漲了面皮，便道，姓高的，你很不必在人前賣狂揚揚得意，須知兩國交兵，勝負尙是兵家常理，何況說是兩個人，彼此動手呢，你雖能贏了我，也不見得能夠推倒一世，現在請來這位朋友，算是替我來出面，跟你見個高低，你若是慨然應允，並無異言，那才算得是條好漢，一鳴聽了，微然一笑，道，這事你只管放心，我決無拒却之理，不過你方才交代的話，有些遠於事實，

我自信生平爲人，從不懂得賣狂二字，在於說到勝負，雖有得失，無關榮辱，但是有一件，可要問一問交手的動機，是出於磊落光明，抑或出於卑鄙齷齪，這個界限是不能夠不講清的，往事如何，歷歷在目，您可不要顛倒黑白，亂人聽聞，焦海見一鳴，似乎是要揭發他的陰私，覺得這個事情，未免有些不妥，便趕忙用話截住道，已往之事，何必再提，咱們只說目下要緊，你果然敢於動手，毫無懼怯之意，那就不必儘管耽擱了，一鳴也曉得他的用意，便道，已往之事，不但你怕再提，我也並不樂於再說，咱們拋開已往，只來解決目前，這種入手擒題的辦法，我是決不反對，焦海一聞此言，正合了他的心意，自然十分高興，却不料坐在旁邊，半晌不曾開口的，那個碧眼崑崙杜雲，此時忽然向一鳴說道，在下不揣冒昧，願有一言奉詢，足下跟我這位姓焦的敵友，從先是因爲何事，生了芥蒂，敢請明言，以開茅塞，焦海見問到這裏，有些着忙，他不容一鳴開口，便搶着向杜雲說道，你這是多此一問了，我們起釁的緣由，以前不是已經對你說過了麼，此時何必再爲饒舌，咱們是自己朋友，你還有甚麼信不及的，況且今天來到此處，有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，莫非你聽了他的話，還能夠能手不成，一鳴見焦海如此阻攔，更知道他在背地裏，確是妄造是非了，但在這時候，却不願意將以前的事情說明，因爲看杜雲，很像是一個豪傑，倘若把曲直分析清了，他就許甩手不管，那時今天這一局，難免就要鬧成了虎頭蛇尾，知道的，說是我剖辨是非，不知道的，便要猜疑，我是怕了那個碧眼崑崙，不敢跟他一較長短，將來傳說出去，背後嘖有煩言，豈不於名譽有礙，況自己走了這一年，學得些驚人的藝業，如今在衆目昭彰之下，正可顯試身手，增高聲價，怎能把這個大好的機會，錯了過去，一鳴的心裏，既有這種打算，用不着焦海攔阻，他自然就不肯說了，當下便從容不迫的，向着杜雲說道，閣下既受了姓焦的邀請，挺身而來，當然以他所

說的爲是，我看已往之事，大可不必追究，最好只談目下的來意罷，杜雲道：「這話也不盡然，我從來辦事，不但要腳踏實地，並且還要義而動，只爲姓焦的敵友，說是受過非分的凌辱，並且還提到足下，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，要打遍天下英雄好漢，我聽了，心中有些不平，所以才受了他的邀請，前來領教，今天見你們二位會面說話吞吐，像是另有隱情，我爲洞明真相起見，自然要問此事，究竟是從何而起的？」焦海見他請來的朋友，把話都替他說出來了，不由得又是着急，又是生氣，很怕自己枉費了一番心機，就要歸於泡影，但是事已至此，苦於無從插口，却不料一鳴另有用意，對於他的信口雌黃，並不加以證明，當下便對杜雲說道：「閣下聽來的，這番言語，我既然不便承當，可也不能加以否認，因爲我要承當了，那便流於狂妄，如其我要否認了，又像出於懼怯，不瞞閣下說，這二者之中，無論那一樣，我都不願以之自居的，我看今天會面，總算彼此有緣，咱們不妨把姓焦的那一回事情拋開，只當逢場作戲，較量一番，却也未爲不可，焦海見一鳴自己兜攬，不禁滿心大悅，便從旁竭力慫恿杜雲沉吟不語，再說這時候，那邊劉錦秦世雄、白氏父子、王隆苗、成朱伯祥等，全都把話聽清了，知道今天這一局，是由那個姓焦的挾嫌，從中挑撥，是非邀出那碧眼崑崙杜雲，出頭跟一鳴作對，就中單說白建侯，不但閱歷深沉，並且能夠隨機應變，他知道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那個姓杜的，實在未容輕視，倘若當場賭鬥，一鳴贏了固好，要是輸了時，不但他個人顏面掃地，就是大家朋友，也都跟着臉上無光，但現在勢成騎虎，無法下台，總要有人能夠給出頭調停才好，想到此處，也不跟大家商量，便自己走將過去，向着杜雲一拱手，隨即坐下道：「聽這番談話，我也幸得與聞，兩邊似乎都有些礙難之處，我如今不揣冒昧，倒有個折衷的辦法，但不知尊意如何？」杜雲見白建侯像是個老輩的英雄，也就不敗怠，便拱手說道：「如此好極了，

不知有何高見，願求賜教。白建侯一笑道：「現在這局事，我們姓高的朋友，是因為有人，找上門來，不肯自己示弱，閣下又因為受人邀請，不曉得其中的詳情，不願意非義而動，所以便透着僵持了。依我愚見，不妨變通辦理，你們二位，今天可以來個文較，不必武較，這麼一辦，不但把眼前的僵局打開，並且我們旁觀之人，還可以大飽眼福呢。」杜雲聽了，便忙着問道：「不知文較武較，其中是怎樣的一個區別？」白建侯道：「若彼此過招動手，賭門輸贏，那便叫作武較，要是各展所長，當場獻藝，那便叫作文較，事當兩可，要留有伸縮的餘地，自然是文較比武較強了。」話剛說到這裏，朱伯祥早已走上前來，發表意見道：「這個辦法好極了，我是首先贊成的，誰要有甚麼出類拔萃的能為，這也可以看出來了，何必一定要過招動手呢？那時衆人見他過來，也就跟着全過來了，彼此你一言，我一語，都是以這個辦法為然，原來大家的心理，也是跟白建侯大略相同，所以都一致主張，免得發生不測。」再說杜雲，見眼前這些人，全都氣概不凡，像是好漢，也很樂意在衆目之下，顯示自己的能為，藉此揚名露臉，因此也就欣然贊成了。至於說到一鳴，他見白建侯主張於前，衆人附和於後，知道這是一番好意，怕的是當場動手，自己或敵不住那個碧眼崑崙，心中未免有些好笑，但是這個辦法也不錯，正可趁此機會，把自己的工夫藝業，給大家朋友看看，所以也就不持異議，其中只有焦海，不以此舉為然，無奈請來的這位朋友，不肯一味盲從，受他利用，雖是心中氣惱，也就無可如何了。當時這文較的辦法，既經通過，一鳴便請杜雲首先當場獻藝，杜雲聽了，並不推辭，便請取些石頭，前來應用。一鳴吩咐下去，工夫不大，已經取來，只見長短方圓，各種形式俱備，大家還不明白，杜雲是何用意，但見他取了一塊長形的石頭，眼光向四下裏一看，像是要找個適宜的地方。好施展他的手段，隨後便移步向前，把來放在台階石上，家人也都一擁而至，注

目觀瞧，此時杜雲只將袖面挽了一挽，身子向下一挫，作了個蹲檔騎馬的形式，把右手伸了出來，手掌側立，眼光注着那塊石頭，猛然向下一擊，喝聲道開，衆人見了，無不駭然，原來那塊石頭，被這一擊，已是霍地分開，成爲兩段，因爲力量太猛，都竄出多遠去，滿讓用刀砍斧刺，也未必能夠這樣，書上說，古年間的勇士，側掌可斷牛首，要憑杜雲這份勇力，古人也就不能專美於前了，當下他把這塊石頭擊斷以後，挺身站了起來，臉上不免有些揚揚得意之色，口中謙虛着說道，區區小技，本來算不了甚麼，只恐有污諸位尊目，衆人因爲人家的藝業，實在不凡，只得讚揚了幾句，同時可也有點担着心事，怕的是一鳴，要不能當場出手，接下這個場面來，那可就算裁了跟頭了，但是衆人的眼光，看到了一鳴的臉上，已經有八成兒放心，因爲見他態度從容，毫無窘急之狀，要據這種氣定神閑的樣子，必然是成算在胸，儘有應付之策，別人很不用替他担心了，當衆人想到這裏，一鳴已是越步向前，對着杜雲說道，閣下這種神刀，實在令人欽服，區區不才也願略獻薄技，聊助一笑，杜雲便道，如此甚好，當然願得領教，但不知足下，要借用何物，一展所長，一鳴道，何必另起爐灶，想借用石頭就是了，其時朱伯祥在旁，忍不住的問道，你莫非也要以掌斷石麼，一鳴微笑道，何必要步人家的後塵，咱們來一個花樣翻新，你看不好麼，朱伯祥聽了很高興的說道，那個好極了，我是盼望着，你能夠後來居上呢，那時衆人，全都精神百倍，彼此互相低聲議論，眼巴巴地看着，只見一鳴，取了一塊體積頗小形式略圓的石頭，其形與鴨卵相仿，把來托在掌上，對杜雲說道，我的辦法，與閣下略有不同，我們只能算是分道揚鑣了，杜雲道，但能驗得出工夫造詣來，無論怎樣施爲，自然皆無不可，我是在這裏拭目以觀了，一鳴點頭說好，便走去座在一把椅子上，秉正了身軀，將那塊石頭，緊緊地握在右手，置於桌上，只見他凝神屏息，靜穆已極，

那種神氣，真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樣子，當時衆人看在眼內，差不多都有點莫名其妙，猜不出一鳴這種舉動，究竟含有若何作用，其中只有白建侯，跟那碧眼崐崙杜雲，面上都現出驚異之色，四隻眼睛，看着一鳴的那個拳頭，一瞬也不瞬，像是十分的重視，其時劉錦，正在白建侯的身邊，便低聲說道，你老人家，可知道這是怎麼一個意思，白建侯見問，也輕輕地說道，你不用忙，少時自見分曉，若果真如我所料，高爺出去這一年，實在學了驚人的藝業來了，這幾句話，不但劉錦，別人也都聽見了，無奈胸中的疑團，反而愈加擴大，人人納悶，個個尋思，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工夫不大，見一鳴呼出一口氣來，便把握着的那個拳頭，慢慢地伸開，衆人此時，就像是看變戲法的一般，忙着一齊上眼，以爲半晌的疑團，現在是可以打破了，却不料眼光到處，只有焦海一個人，是滿心歡喜，其餘的一班朋友，不禁有些大爲失望，原來看見那塊石頭，還是故態依然，紋風不動，足見握了這半天，並不會起了甚麼變化，豈不是一鳴的當場獻藝，已經歸於失敗了麼，但是有一件事，很覺得透着奇怪，就是一鳴的臉上，神氣非常鎮靜得很，要一點忸怩不安的意思也沒有，要說是歸於失敗，怎能夠如此從容，這不更叫人難於索解麼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一鳴伸開拳頭，衆人滿腹懷疑的時候，那碧眼崐崙杜雲早已面含微笑，移步向前，他是一聲兒也不言語，只用兩個手指，在一鳴托着的那塊石頭上，輕輕地只一拂，這一拂，不大緊，衆人再看時，早不禁出其意外的，全都大吃一驚，原來就在這一拂之下，那塊石頭，竟自四分五裂起來，倒好像曾經放在火裏，給灸酥了的一般，此時一鳴，已經趁勢站起，將手掌只一翻，那幾片石頭，早已落於地下，碎爲齏粉，這樣不可思議的事情，看在眼內，焦海是滿臉的不高興，別人可都喜形於色了，杜雲却望着一鳴說道，足下能夠擅長氣工，真乃使人不勝欽服，一鳴道，這不過是聊以解

嘲，何敢有勞閣下過獎，當他們兩個人彼此酬酢時，白建侯早望着劉錦說道，你明白了麼，這是屬於氣工的，方纔以掌斷石，使其分爲兩半，那是力的作用，後來以手握石，使其碎爲鹽粉，乃是氣的作用，力是屬於陽剛的，氣是屬於陰柔的，陽剛是一往無前，陰柔則其中變化多端，實有令人不可思議之處，劉錦及衆人聽了，全不禁嘖嘖稱羨，互相低聲議論，想不到一鳴出去這一年多的工夫，果然學會了這般出奇的本領，真可以說是不負此行了，衆人方在議論未完，那邊又鬧出新鮮花樣來，原來那碧眼崐崙杜雲，見一鳴當場獻藝，有些後來居上，未免於心不甘，想着要另顯奇能，把他壓倒，方能爭的過這個面子來，因此便對一鳴言講說要另獻薄技，以博一笑，請取一串銅錢來，以備應用，一鳴聽了，連連說好，立時吩咐下去，只在手等着的工夫，已經把錢取來，放在桌子上，那時正當清朝的初葉，市面上行使的，都是大個的青銅錢，質地非常堅厚，再說衆人聽杜雲又要另逞手段，便都不約而同的，誰也不言語了，一齊提神注目，全要看他怎樣施爲，只見杜雲，不慌不忙，把那繫錢的繩串兒，打開了，取下有幾十文錢來，整整齊齊地疊作一磊，那種形式，就好像是個小小的圓柱一般，隨後伸出右手，用大指和食指，在那錢的上下兩端，緊緊地捏住，跟着把腕子一挺，伸得筆管條直，但見他瞋目切齒，面上帶出緊張的神色，鬚髮是要把週身的力量，全都集中在兩個手指上似的，就在一瞬的工夫，杜雲的手指，已是霍地伸開，但見那些錢，一齊紛紛墜地，衆人的眼，跟着向地下看時，錢敢自是全都碎了，就要一個完整的，可也尋不出來，衆人一見，差不多都是非常驚愕，因爲憑着兩個手指的力量，竟能把這些銅錢，一一捏碎，比有從先的以掌斷石尤爲難能可貴，足見這個碧眼崐崙，造詣確是不同凡近，難怪他挺身而來，敢於在人前獻藝了，再說杜雲，把錢拋在地下以後，便含笑向一鳴說道，我這不過是拋磚引

玉之意思情足下必然更有奇技殊能，足以使人一擴眼界，衆人聽了這套話，表面上雖然透着謙虛，但若講起實跡來，可就是自己把工夫練完了，要向對方，叫一叫長短，倘若不能旗鼓相當，那時便算顏面掃地，不過一鳴的那些朋友，這時並不覺得耽心，跟以前比較起來，恰是鎮靜多了，這是因爲往事可鑒，不啻成算在胸，總然這一回，花樣翻新別開生面，料想他必有應付之策的了，決然不會輸事的，只見一鳴態度安詳，向着杜雲說道，倘謂另有奇技殊能，則吾豈敢，不過閣下這番試驗，我自問尚可勉強奉陪罷了，杜雲道，既然如此，那也很好，當二人談着話時，一鳴早取了幾十文錢，照樣疊作一磊，也用右手的大指和食指，把來緊緊地捏住，不過一鳴的神色，却是從容不迫，毫無一點劍拔弩張的樣子，要跟杜雲比較起來，很像是另有一種作用，那時在場的人，全都留神觀看，朱伯祥却對劉錦秦世雄說道，高賢弟這番試驗，最好也不過是跟人家一樣，大概不能另有甚麼出奇的地方，二人聽了這個話，都沒有言語，白建侯却低聲說道，這事很難一定，我看高爺還是運用氣工，或者其中另有甚麼變化的，也不可不知，此時不便推測，只好等完了再看罷，別人聽了，全是暗暗點頭，只有朱伯祥，剛要想着說話，不料還未出口，早見一鳴，把捏着的那一磊錢，還是很謹慎的，慢慢地放在桌子上，形式跟捏着的時候，一模一樣，並無些微的變動，還是那麼壁直地立着衆人的眼光，僅能看見最上面的第一個錢，其餘是以次遞壓，全都看不見的，且說當放好以後，一鳴的一班朋友，全是提起精神，把眼光投射過去，那時在這一一看之下，除去白建侯胸中另有見地外，別人差不多都吸了一口涼氣，原來見最上的那一個錢，還是完完整整，並沒有甚麼變動，逼近手指者，尙且如此，其餘更屬可想而知，據此看來，一鳴的這番試驗，豈不是枉費精神，已經歸於失敗了嗎，那時焦海，早已滿面得意，發了一陣冷笑道，誰知捏了半

天，敢自是白費工夫了，方纔講的甚麼氣工，整像是一種驚人的藝業，原來可也有辦不到的事情，當時他的話，還不曾說完，却被杜雲攔住道：「你先不要多言，且把第一個錢拿了下去，等看明白了以後，再說也不晚。」焦海聽了，很有些不以爲然，但是因爲杜雲如此主張，只得勉強照辦。那知第一個錢，剛纔拿了下去，衆人留神再看時，不由得又驚又喜。焦海却已神色大變，只剩下瞪眼直視，啞口無言了。原來那第二個錢上，已經現出許多的裂紋，不用再移動，就可以知道是破碎了。這樣出奇的事情，真乃使人意想不到。此時杜雲滿面含笑，向一鳴說道：「足下這種妙用，還是得力於氣工之故，據我的猜想，大約最底下的那一個錢，也是完整無恙。所有中間的錢，想情是全都碎了一鳴聽罷，點了一點頭道：「閣下不愧真知灼見，所說的是一點兒也不差。那時朱伯祥聽了，似乎還有些信不及，便走將過去，把那一磊錢，用手一推，只見紛紛滾滾的，撒了一桌子，果然一個個的，全是四分五裂，碎成了好幾片。他便把最底下的那個錢，拿到手裏，不禁又是驚詫，又是歡喜，口中嘆了一聲，像是意料不到似的。原來那個錢居然是完好如故，要一點甚麼毛病也沒有。那時一鳴的一班朋友，看在眼內，人人精神百倍，喜形於色，真有說不出來的一種痛快。這是因爲一鳴作了臉，就如同大家夥兒作了臉的一樣。朱伯祥早拿着那個錢，故意的向衆人面前，晃了一晃，然後哈哈大笑的說道：「諸位都看清了嗎？這纔叫作工夫呢。」饒了兩頭兒的，單把中間兒的捏碎了，不是我替自己朋友吹，只怕找不出二份來。誰要是不服氣，就請他照這個樣兒，試驗一回，可見高低強弱，總要先沉住了氣，那纔能夠瞧個明白。要是一點兒不懂得訣竅，就敢胡言亂語的，混下批評，那可就成了假高眼咧。」朱伯祥只顧替一鳴這麼一賣味，不但把焦海給挖苦了，就是碧眼峴崙杜雲，臉上也覺着有點掛不住。不過因爲姓高的工夫藝業，確是壓人一頭，這